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n impressionistic landscape painting. It features a vast, open landscape with rolling hills and fields, rendered in a palette of soft, muted colors including purples, blues, yellows, and greys. The brushstrokes are visible and expressive, creating a sense of atmosphere and depth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erene.

第一卷

邓晓芒 著

黑格尔
《精神现象学》句读

人民出版社

第一卷

邓晓芒 著

黑格尔
《精神现象学》句读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伟珍
封面设计：吴燕妮
版式设计：周方亚
责任校对：周 昕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句读·第1卷 / 邓晓芒 著. -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4.7
ISBN 978 - 7 - 01 - 013418 - 5

I. ①黑 … II. ①邓 … III. ①黑格尔, G.W.F. (1770~1831) - 现象学 - 研究
IV. ①B516.35②B0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67579号

书 名 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句读
HEIGEER JINGSHEN XIANXIANGXUE JUDU
卷 次 第一卷
著 者 邓晓芒
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
(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：100706)
邮购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39.25
字 数 548千字
印 数 0,001 - 5,000册
书 号 ISBN 978 - 7 - 01 - 013418 - 5
定 价 80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 (010) 65250042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句读绪论..... | 1 |
| 一、《精神现象学》的读法..... | 14 |
| 二、《精神现象学》的结构..... | 22 |
| 三、《精神现象学》的目的..... | 25 |
| 四、阅读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态度..... | 31 |
| | |
| 序言 论科学认识..... | 43 |
| [一、当代的科学任务]..... | 43 |
| [1. 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]..... | 43 |
| [2. 当代的教养]..... | 82 |
| [3. 真理之为原则及其展开]..... | 112 |
| [二、从意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]..... | 151 |
| [1. 绝对即主体的概念]..... | 151 |
| [2. 认知的生成过程]..... | 224 |
| [3. 个体的教养]..... | 24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[三、哲学的认识] | 303 |
| [1. 真实与虚假] | 303 |
| [2. 历史的认识和数学的认识] | 340 |
| [3. 概念的认识] | 381 |
| [四、哲学研究中的要求] | 485 |
| [1. 思辨的思维] | 486 |
| [2. 天才的灵感与健全的知性] | 560 |
| [3. 结语,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] | 593 |
| 德汉词汇索引 | 608 |
| 汉德词汇对照表 | 615 |
| 后 记 | 621 |

句读绪论

我们开始关于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的第一次讲课。我们的课叫作“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句读”。句读，顾名思义就是一字一句地读，它跟中国古代传统的那种句读不太一样。传统的句读也是这两个字，读作“句逗”，它的意思是说标点、点断句子，仅仅是这么个意思。我这个句读就是引申了一下，就是一句一句地阅读，把它的意思搞清楚。为什么要开这样一门课？我想把我的想法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，这个想法很早就在我的计划之中了，要对《精神现象学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研究。当时想的是写一本著作，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。90年代初我写了一本书叫《思辩的张力——黑格尔辩证法新探》。那是1990年底、1991年初开始写的，后来是1992年出版的。《思辩的张力》里面谈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探，就是副标题，如果谈黑格尔辩证法，不谈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，那是不行的，你只讲逻辑学，那是不行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两部，一部是逻辑学（大小逻辑学），一部是《精神现象学》。当时也精读了《精神现象学》，而且有的地方精读了很多遍，觉得非常难。那时候我就有了一种欲望，对这样一部作品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。因为你这里挑一段那里挑一段，毕竟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你跳过了一些你不懂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并不是不能搞懂的，而是你没有时间去搞懂。因为当时的任务并不在于专门研究《精神现象学》这本书，而是要从里面把它的辩证法思想总结出来，所以有些比较难的地方实际上没有突破。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想法：

将来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要坐下来把这些地方好好消化掉，仔细地咀嚼一番。1992年这书出版的时候是请我的导师杨祖陶老师写的序。在序里面杨老师就帮我做了一个预告，说在完成了这部书之后，邓晓芒将马不停蹄地进行黑格尔的另外一部书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新探。但是不知不觉地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，我预告中的《精神现象学新探》至今还没有问世。经常有学生看过《思辨的张力》的序言、导言，就来问我，你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？我只好愧对了，没办法交待，或者就是用没有时间来推托。的确，从那时候以来，将近二十年，我想做的事情太多，或者说我的手伸得太长，以致到今天我几乎忘记了我当初立下的誓言。

最近终于有机会来兑现这样一个20年来的夙愿。一个机会就是上个学期我在武汉大学讲康德哲学可以说告一段落，因为康德三大批判我基本上就是在武汉大学完成了大体的解读。当然也不是全部的解读，全部的解读工作量太大了，主要是根据杨祖陶老师和我编的《康德三大批判精粹》，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选本，里面选了三大批判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选了20多万字，然后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和《判断力批判》都选了一些，一共有50多万字。完成那个解读我已经花去了十几年时间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二十多万字我就花了七年时间。七年时间是每个学期连续地讲授，以往只是一个学期讲到某个地方讲不完了，那么第二个学期又从头来，因为按照习惯讲一本书总得从头道来。但是我从2000年开始就放弃了这种讲法，就采取连续讲，每个学期连着一直讲下去，每一届的研究生大概只听到其中的一段。但是我跟他们说，我的目的不是要把它的全部跟你们讲出来，那个花的时间太多，如果大而化之地讲一下概论又不够具体，所以我的目的是重在训练，就是你们跟着我一起读，我也在读，我每堂课备课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读，那么你们跟着我一起读，在这个读的过程中受到训练。西方哲学要有一些基本的训练，大而化之地讲你也可以讲，你也可以讲西方哲学史，一个学期下来，两个学期下来，你可以把两

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全部讲完,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用。但实际上,如果人家拿一本原著来,不要说外文版的,就算是中文版的,让你来解释一下,这一句什么意思,你会木然。你虽然读过西方哲学史,但是从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拿出一句来让你解释,你解释不了。为什么解释不了?你不习惯于西方人的那样一种行文方式,翻译成中文是翻译体,翻译体里面有术语、有背景,还有它的名词、逻辑,这些东西你都没有习惯。我的意图就是带着大家去“习惯”,一方面交待它的术语、背景、时代,它针对的对象,它背后的言外之意,另外一方面把语法、逻辑给你理清楚。也就是说西方哲学无论多么难读,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难不难读?出了名难读的书,但是经过我的解释,我要让你明白不是不可解释的,主要是我们没有下工夫。经过这样的讲课,《纯粹理性批判》20多万字讲了七年,14个学期,然后《实践理性批判》接着讲,又是三年。《判断力批判》不是句读,有一部分是句读,我在陕西师范大学给他们讲过九讲《判断力批判》,连续9次讲座,挑着把一些难点做了一些句读,然后出了一本书,叫作《康德〈判断力批判〉释义》,那个我就不叫句读了,实际上里面包含一些句读,但是是一些相对容易的地方我还是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。那么三大批判基本上就是这样过了,然后上个学期就把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讲完了。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是上上个学期开始讲,在北京,在中央财经大学,我跟他们讲了前面一段,然后上个学期我是在武汉大学讲了后面一段,这就讲完了。这是我对康德的解读,基本上就作了这样一些工作。当然还有一些,比如康德《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》,还有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,实际上也需要一句句地来讲解,但是主要的东西,三大批判已经基本上完成了。现在考虑到时间已经不多了,因为今年(2010年)我已经62岁了,我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我最有兴趣和最有体会的事情上面。现在人家都说我是专门研究康德的,但是我自己感到自己最有体会的还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,这是连着的,如果继续在康德里面泡下去的话,那么我最有兴趣的事情就完不成了。所以我就下决心暂时放

下康德解读，当然放下不等于说就不搞了，不研究了，我以后还要写这方面的文章，也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，但是讲课我就暂时放下了，就开始转向对黑格尔的句读。

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这部书是有名的难读，难度甚至还要超过康德哲学。康德哲学也难读，但是康德哲学是可以读的，就是你只要有耐心，只要仔细，只要你有起码的逻辑训练，你不会脑子里一锅粥、一团浆糊，你就可以进去。康德的书是这样的，你全部读完，一遍读完再读第二遍，反反复复地读，总是可以读懂的；但是黑格尔的书，有人把它称作“天书”，像国内著名的研究黑格尔的专家萧焜焘先生，已经去世了，他可以说研究了一辈子黑格尔哲学，特别是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，后来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作《精神世界掠影》，就是他一辈子的心得。他在那本书里就讲到了，《精神世界掠影》为什么只是一个“掠影”呢？他研究了一辈子，发现这部书是一部“天书”，他只能掠一下影，真正要解释的话，那是做不到的。当然萧先生是那个时代的学者，我们现在应当有所长进，学问不是一代人可以做成功的，它总是有一代一代的继承关系，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上再往前进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想，用讲课的这个机会，把《精神现象学》这部“天书”进行一次全面的解读、句读。当然这跟原来最初的想法有一些出入，原来是想写一部著作，但是现在看来没有时间让我真正坐下来花个两三年时间写一部书，那么我就只好采取这种方式，在课堂上讲课，一边讲一边做研究，利用备课的时间来做研究，用这种方式来把《精神现象学》重译一遍，把它分析一遍，一句句地讲一遍。这种方式经过对康德哲学多年的解读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效的。当然从学术性的方面，可能比那些专著要略逊一点，引经据典，介绍它的来龙去脉、历史背景，以及第二手、第三手资料，当前英美德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些什么成果，这都是专著所要求的。那么在课堂上就不可能作那么详细的介绍，当然也要介绍一点，但是我这个课以及我最初的想法并不是作那种考订性的学者，那种朴学式的、汉学式的，中国人叫作考据式的，

对每一个字的来历,当时有哪些人用过这些词,是些什么意思,已经有哪些解释,这样去推敲。这个工作应该有人去做,我也会做一点,但是我现在的目的、我最关注的还不是这个。我最想做的是:黑格尔这本书究竟是在讲些什么东西,一句一句地给大家掰清楚。

这个里面包含有一种启蒙的意义在里头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现有的情况来说非常不适合于解读西方的经典,那么通过我的这样一些讲授,包括康德哲学讲授,我已经做过的并且我已经感到它有成效的,在这些方面,你也可以说是做一种普及工作,或者通俗化的工作,把西方最难懂的东西普及开来,通俗化。比如我的《康德哲学讲演录》,那是非常通俗化的,当然那也是大而化之的。比如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句读》,这部《句读》今年4月份马上要出了^①,人民出版社已经说了,部头很大,因为我讲了十四个学期嘛,大概有200万字,要出两个16开本的大部头。每个学生买一套几乎是不可能的,最好是图书馆、资料室收藏几部放在那里,哪句话读不懂了就跑去查一下,那还是很有效的。当然不是绝对的,只是做一种参考,但是毕竟比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要强一点。这种工作都属于一种普及工作,一种通俗化,把高深的东西解释得让中国人能懂,并且从中训练起中国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。我们长期以来缺乏这方面的思维能力,也缺乏这方面的思维方法,所以我们进不去,我们拿着一部西方的经典著作想读懂它,就是进不去。包括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、康德、黑格尔这样的经典著作,都不能读。我们只能读一读像《培根论人生》、叔本华的格言、蒙田的随笔,似乎我们只能看看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当然也很好,比较幽默,但是真正经典的东西放在那里,那些永恒的东西,当然不是说它们是绝对真理,但是它放在那里,就是你过不了的东西,那还是这些大部头的经典著作。这些东西你

^① 本讲座始于2010年2月。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句读》分上下两卷,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。

能不能进去啊？那些讲幽默的、讲人生的、讲格言的、小品文式的，当然也很有趣，也很需要知道，但是西方文化的根底还是在这些经典性的著作里面。我们要训练这样一种能力，能够进去，包括《精神现象学》，这就是经典性的著作。虽然很有一些人对它瞧不起，但是瞧不起你还不得不承认它，你还必须要把它搞清楚，甚至于你之所以瞧不起它就是因为你没读懂，你读懂了你就不敢瞧不起它。

那么我想做的工作主要是在这方面，做句读，这是我的一个心得，经过多年研究我摸索出来的一条路。原来总以为要写大部头的著作来对西方哲学经典做一番研究，做一番考证。考证当然是需要的，但是句读也是需要的，要一句句读懂。但句读不等于完成了研究，在句读的基础之上，在懂了的基础之上你还得回过头来面对那些考证。我在句读里面有些地方也会涉及这个问题，考证当时那样写有什么背景，这个词、这个命题的来龙去脉，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，但是句读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。你如果读都没有读懂，你说你去研究，你看了很多二手资料、三手资料，外国人怎么怎么说的，你自己没有读懂，那就入不了门了。所以句读是研究的一个基础和入门，中国人在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的时候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往往是过于急躁，读到人家的一两句语录，马上就联系我们熟悉的或者古已有之的思想或者学说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毛病。我们以前读中国古代的典籍的时候就是这样读的，比如说我们拿到一本《庄子》，庄子说了什么，庄子说了一个寓言、一个故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加发挥了，庄子讲得真是好真是好，确实是不错。然后又读了另外一篇，我们又可以发另外一番感慨。它跟我们的人生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它告诉我们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，大而化之，无为、坐忘，这些都很有用的。但是如果用这种阅读语录的方式来对付西方哲学经典，往往是失效的。我经常看到一些研究德国哲学的，比如说研究黑格尔的，或者研究海德格尔的，这样一些人，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今天啃它两句，明天啃它另外两句，坐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写出了很多心得，甚至

于可以出书了，有的人是把书拆成一页一页的，每天身上带一两页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，采取这种感悟式的或者顿悟式的方式来读西方哲学的书，往往是事倍功半。有的人搞了很多年，有的人把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、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全部抄下来，全部抄了一遍，这个工夫下得很深了，但是你要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却不懂。到底为什么我下了这么多工夫仍然进不去？我如果把《庄子》抄一遍或者抄两遍，甚至背下来，那我对庄子已经可以说是熟透了，但是我把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抄一遍、抄两遍，没用。为什么没用？它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，它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、人生体验式的这样一种方式是很不一样的。当然有一些也一样，比如说随笔，《蒙田随笔》、《培根论人生》，那些名言警句你把它抄几遍当然还是会有作用的，但是你把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抄几遍是没有用的，不要去抄，它有另外一种思维。我们要把这种急于求成的、顿悟的、当下即得的方式暂时放到一边，这些东西有它的用处，但是是用在别的地方，用在别的对象上面，而不能用在西方哲学的经典上，我们要明白这一点。所以我主张，对西方经典的哲学著作必须首先要句读，要老老实实的，不要想玩花俏，也不要想一下子就有所得；要沉下心来、沉住气，耐心地像做数学题一样，首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懂，它究竟在讲什么。只有经过这样的句读，读通了，才有完全有资格对西方哲学加以评价和发挥，只有这样才说明你已经真正读懂了，你的评价、你的发挥才有根据。

当然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，我今天提出这样一个句读的要求是着眼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，就是说我们进入到21世纪了，我们应当比上个世纪的学者有所长进。上个世纪的学者基本上就是中国式的阅读，读了然后对其中哪几个命题、哪几个观点有体会，他就可以谈了，他甚至于可以写一本书了，以往作学问都是这样的，甚至于浅尝辄止也可以作学问。像于丹那样，我有体会我就把我的体会写出来，写出一些“心得”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至于那些我不懂的地方我放在那里，让别人去研究

也可以，我只说我懂了的地方。但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在西方哲学里面，你把那些难点放在那里，你这个懂了的地方是不是真懂就有问题。但是在上个世纪以前，我们中国人还无暇顾及，因为一百年以来可以说我们都处在危难之中，处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之中，处在各种运动之中，我们没有空余时间真正好好坐下来啃一部经典著作，这个受历史条件所限，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浅尝辄止已经不容易了。不是你要浅尝辄止，因为时代不允許你，你还刚刚没坐下来搞几天学问，又来个运动了，又把你下到一个农村里面去，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那你怎么作学问呢？作学问是要在一个地方坐冷板凳十几年、几十年，没人打搅，这才作得出来的。所以那个时代的学问家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可谅解的。但是到了21世纪，我们应该要更上一层楼，就是的确应该有一些人，哪怕这些人不很多，应该好好坐冷板凳，坐个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了。我们现在不搞运动了，你只要真正作学问，没问题的，甚至你也可以做到衣食无忧，虽然不能说发财，那个不是作学问的人想的事情，但是你至少可以有碗饭吃。有碗饭吃就可以做学问了，现在的资料到处都有，你买不起书你可以到图书馆去看，上网去查，那个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，就是必须要通读、句读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来评价一个哲学家的思想，来发挥一个哲学家的思想。

我们这个句读我估计，至少要五年，也就是十个学期。《精神现象学》要把它一句句地读下来，解释下来，没有五年，那是做不到的。这五年就是十个学期，每个学期十七八周，每周是三个小时，起码三个小时，我是按照这个速度来估计的。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速度，上下两册《精神现象学》按照中译本有560多页，那每学期必须讲56页。但是根据我读康德的经验，这是做不到的，很难达到，康德哲学我每学期只能讲20多页，那么这样算下来，按照这个速度算下来，就要拖到十年，就要十年二十个学期才能把《精神现象学》一句句地讲完。但是我希望黑格尔能讲得快一

点，因为我打算把课堂讨论的环节全部省略掉，这就可以节约下来一半的时间。当然这也很可惜，课堂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原来讲康德的时候，所有的课堂讨论都没有能够录下音来，其实有些讨论十分精彩，甚至比我讲的更精彩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全部录下来，那个量太大了。最后的结果，我想可能就是一句读，外加一本新译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。康德跟黑格尔一样，一句一句，每一句你掉了一个词都不行的，我们重新把康德的著作翻译一遍，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，每个词你都不能掉，而且每个词你都不能加，你既不能减少一个词也不能增加一个词，你减少一个增加一个那个意思就变了。黑格尔也是如此，像贺麟、王玖兴的这个译本，我把前面部分对照了一下，似乎很多还是根据英译本，英译本加了很多东西，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些东西都删掉，只根据德文原本。我可能有很多地方是要改译的，我讲下来之后我的新译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就完成了。但是我讲课除了德文本以外，还是要依据他们这个中译本。他们这个应当说是译得相当不错的，在现有的外国哲学的译著里面这一本是相当不错的。特别是王玖兴先生的德语，他多年在德国教书，1957年在朋友的鼓动之下回国，回来就碰上了运动，就被打成右派，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他扎扎实实地在做学问，我曾经对照过，这个译本是相当不错的。有的人说要重新翻译，我说你重新翻译如果不能超过贺麟先生、王玖兴先生，你不如不搞。我不太赞同现在这种重译的风气，最近出的《精神现象学》英汉对照三卷本，基本上还是按照贺先生和王先生的行文，包括很多用语和用词都是延续下来的，但是它根据的是英译本，逐字逐句地把英译本原文把它复制过来。这个英译本是1933年的英译本，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，早就过时了，它翻译得不是很可信，它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随便乱加一些词在里面，这个不对的。英美的这个作学问的方式往往有这个问题，实用主义嘛！他觉得自己看不懂，那老百姓也看不懂，老百姓看不懂了他就需要解释，他一解释就坏了，因为他的解释究竟有什么水平？很难说。虽然英译本很好看，你要看的话，你觉得他又流畅，又有文

采,但是,是不是传达出了原作者的意思?这个就很难讲,所以我对英译本一般不太看好,听说后来有好几个英译本更好些。也许。我还是认为,我们读德国哲学的书最好是读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品,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去读读英译本,但是要有保留,不可全信。

《精神现象学》初次发表于1807年,1806年底拿破仑侵入到耶拿,当时黑格尔在耶拿,刚刚把自己的稿子寄出去。1806年冬天他站在自己的窗前看到拿破仑骑着白马进城,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所以后来他把拿破仑称为“马背上的世界精神”。他看到拿破仑进城,心里面涌起一股感慨,这是“世界精神”坐在马背上进城了。另外这个书他寄给了出版社,他已经寄出了,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,所以他从耶拿逃出来以后,只身一人,什么也没带,稿子已经寄出了,他无牵无挂,在朋友的接济之下跑到其他地方谋生。在这个书的第一版上它有一个副标题,或者说前标题,就叫做“科学体系第一部”,《科学体系第一部——精神现象学》,这样一个标题。也就是说他当时打算把这部书作为自己的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,科学体系在他心目中就是哲学体系了,哲学是科学之科学,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哲学,所以他讲科学体系就是哲学,哲学体系第一部分就是精神现象学。这部书在1807年出版,在他生前没有出过第二版,在他1831年死后,1832年出了第二版,其中包括他自己修订过的一部分,他没有修订完就去世了,他修订的时候,他把“科学体系第一部”这个副标题去掉了。他后来自己写的那个《哲学百科全书》,包括三大卷,第一卷是《逻辑学》,我们叫做《小逻辑》,第二卷是《自然哲学》,第三卷是《精神哲学》——这些都有中译本。所以在《哲学百科全书》里面第一部并不是《精神现象学》,而是《小逻辑》,是《逻辑学》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,他最初写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时候,他把《精神现象学》作为《哲学百科全书》的第一部,科学体系的第一部,他的哲学百科全书就是科学体系了,但是它第一部为什么不是《精神现象学》而是《逻辑学》呢?“精神现象学”只是把它归到第三卷《精神哲学》其中的“主观精神”里面的第二个

环节。《精神哲学》是三个部分，主观精神、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，那么在主观精神里面又有三个环节，叫作人类学、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。精神现象学只在这么一个位置，它已经早就不是科学体系的第一部了，而是成为他科学体系里面一个环节中的一个小环节，已经下降到这样一个地位。这里头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安排？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？这是一个大的改变了，原来他是打算把《精神现象学》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第一部，然后改成了《逻辑学》作为第一部，《精神现象学》只是他哲学体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环节，为什么要这样改变？长期以来众说纷纭。

我曾经在《思辩的张力》里面提出过一个观点，黑格尔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全部哲学的最初的起源，最初的起源是《精神现象学》，但是在正式的哲学体系里面他把这个起源掩盖了。所以他对早年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在晚期做了更加逻辑化的理解，它属于逻辑体系的一个环节，它要从整体逻辑学的角度才能加以把握。《精神现象学》至少他自己不是这样说，他不认为是一种逻辑化的描述，而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，所谓“意识的经验科学”，这是他对精神现象学的定义。精神现象学就是意识的经验科学，这当然就不是一种逻辑化的理解，它是一种经验化的理解，经验式的理解。当然背后是有逻辑的。那么进入到《哲学百科全书》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一种逻辑化的理解，于是它就只能作为逻辑体系中的某个环节，因为它本身是经验性的嘛，它只有在逻辑环节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才能够得到保留。因此它不能够再放在第一部，这个经验性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在这个逻辑体系里面，我在《思辩的张力》里面提出来，它在逻辑体系里面得到了一种“拯救”。经验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世俗的东西，一种堕落，按照基督教的观点，道成肉身，道是神圣的，堕落为肉身，堕落于经验性的，那就是一种下降了，但是如果重新从道的角度、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堕落了肉身，那么世俗的生活就得到了拯救。这是基督教的一种观点，而在黑格尔这里，背后实际上有这种观点在起作

用。什么是道？什么是上帝？就是逻辑，只有从逻辑的角度才能对世俗的生活加以拯救，《精神现象学》这个世俗的东西要想得到拯救，必须要拿到逻辑的立场上来加以理解，我是这样来解释的。因此在正式的哲学体系里面，黑格尔想要阐述的是真理本身、逻辑本身，也就是上帝本身。逻辑学在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中曾经讲到，它是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事先设计的一个蓝图，世界是按照逻辑学创造出来的，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先有了一个蓝图，就是逻辑学，道成肉身，泰初有道，道就是上帝。《约翰福音》里面是这样讲的，上帝就是道，上帝就是逻各斯。而逻各斯就是逻辑，所以上帝就是逻辑。逻辑就是创造世界的蓝图、图纸，世界还没有创造出来，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先已经想到了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创造，所以他事先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逻辑体系。黑格尔阐述的是这个，而在这个逻辑体系之下上帝创造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，那《精神现象学》当然只能退居到其中的一个环节——主观精神，主观精神里面的第二个环节。人类学、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，精神现象学居中。所以他没必要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基于《精神现象学》这样一个过于人性化的立场，他已经立足于上帝的立场，神的立场。马克思指出来，《精神现象学》是“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”，也就是说黑格尔用上帝创世说这样一套基督教的框架，篡改了他最初写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意图，或者说掩盖了他早期的这样一个意图，把他的全部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掩盖起来了。所以马克思揭示出来，《精神现象学》表面上的诞生地是逻辑学，在《哲学百科全书》里面第一部就是《逻辑学》，但是这种设计是虚假的，其实他是从《精神现象学》出发的，他还是从世俗的经验科学出发的。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揭示是对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批判，你讲上帝，上帝是从哪来的？上帝当然是信仰，你不能问上帝是从哪来的，你只能问人的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，但实际上黑格尔最开始并没有提到上帝，他就是从人的精神现象出发，而且是主观精神，黑格尔就是从主观精神、从自我意识出发，来建立他的体系的。他好像是建立起了一个神学